古今鹺略補

職掌

析醒渉録晏子海之鹽 祈望守之此鹽場官之始

後漢書建初六年鄭衆為大司農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不可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注云武帝時国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主之昭帝罷之至是議欲復之

蜀書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先主平成都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

唐代宗時劉晏為戶部侍郎領度支常訪選補之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更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用之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

易雜貨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使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晏又因榷塩法充軍國之用于出塩之鄉置官收塩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塩鄉遠者轉官塩于彼貯之或商絶塩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塩官獲其利而民不乏塩繇是國用充足

李忠武晟薨時城塩州後故池以新塩賜丞相帝思晟乃致塩靈座

清異録王播拜諸道塩鉄轉運使秘書丞許少連賀

啓攢金煉玉束雪量珠

張乏公詠知杭州歲飢民冒禁販盐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寛其禁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盐禁益嚴則聚而為盗患益甚矣俟秋成敢尔當痛以治之境内賴以無擾

因老談苑陳恕長于心計為盐鐵使釐宿弊大興利益太宗深器之嘗御笔題殿柱曰真盐鐵陳恕

史綱昔王文正公當国薛簡肅為江淮發運入辭公無他語公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入辭公但云朝廷榷利至矣兩公之恵民如此

天聖中范公仲淹自秘閣校理出判河中尋為西溪監官行水淮揚值海潮漫溢傍海陂田悉漚為平流魚塩失業不可復理遂上書築堤保康淮甸詔下其議時江淮制置發運使江南張公綸淮南轉運使陳留胡公令儀相與協議戮力捍海利木壘石劉高塞平治泰及通南至于江既修廟灣北暨海州延袤千里海堤既成屹然因皋稱為范堤民患始息稻田有秋爰正塩官之法復申疆場之制通閩帶野豐財阜貨廩食不詘官用弥饒後人合三公享之名曰三賢祠焉

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時以通泰海三州潮水皆爭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詔從之即為興化令專掌役事民享其利至今賴之三州之民立廟以祀

四朝國史哲宗每念東國困于役竄吳居厚復以鮮於侁為東京轉運使司馬光曰以侁之言不宜使居外齊魯之區彫弊已甚須侁為福星以救之耳比行曰福星往矣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然

墨客揮犀趙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惟携一

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
莫知其為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顧
宋百棣真隱李元綱厚德錄馬少保亮知廣州鹽戶
逋課質其妻子于富室悉取以还其家
又云馬亮為西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
官督所負州繫捕名數百人亮不釋繫者而蠲其井
凡除所逋二百餘萬
厚德錄張文孝公觀為人寬厚長者京東路舊止通
安邑鹽而瀕海禁私煮視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
使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紀

厚德録張容學奎通判廬州罷歸會秦州鹽課虧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因言監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為多與夫歛之以自入官庫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也于是悉除十一州所負奎性甚孝為御史時母病乃齋戒刲股肉和藥進之遂愈

蔡挺字子正宋城人進士調虔州推官越數歲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鹽自大庾嶺下南至廣驛路遠室廬稀往來無所芘挺兄抗時為廣東轉運使廼相

謀課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江閩鹽賊率千百為州
縣害挺諭所部典斟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
計官鹽惡而價貴盜鹽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挺
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啟賞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
賊黨破散宿弊遂絕歲增賣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
副使進直龍圖閣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提舉鹽課常平淮東煮鹽之利
本居天下之半歲久弊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負兩
總司歲課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于朝廷五
十萬又會餉所撥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

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挾摘隱伏凡虛額無實課為
内外飛走移易悉加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
藏金三十萬緡為樁辦庫以備鹽本乏闕添置新灶
五十所諸場悉復乾道舊額又課官吏之殿最綱約
已卒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俸以養其廉擢戶
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仕至權戶部侍郎卒
見惟揚志

五倫書貢師泰為紹興路推官時有游徼徐裕以巡
鹽為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過諸暨商牟其所齎錢撲
殺之投尸于水走告縣曰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

吳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云

朱文公為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王公與正神道碑有云閩上四川官鬻鹽以給歲費始皆為民病後屢改法三郡得以蘇少而汀之為郡獨以兵寇之餘田稍隱陷故公私百計皆倚鹽以辦而鹽所自來則官運遠而私販近故官價高而私直平又以距諸使治所皆絶遠故配抑拔假之公行而民無所訴困極無聊數起為亂輒見夷滅議者欲變官鬻為鈔引以救之公獨言鬻鹽固不能無弊然異時鈔或不售則科買

之害必有甚于鬻鹽者今但盡罷行州宿負漕司錢若干而下其鹽直十有五錢其當送漕司以轉餉者若干分隸諸司者若干皆丐之以足留州之用則一歲之間公私所損合為緡錢五万有奇矣若更精擇守令一意奉行自為悠久之計而法不必改也然鈔議既寢而公說亦竟不行汀民之病迄今不得瘳議者蓋兩惜之

紫陽文為右文殿脩撰張公敬夫神道碑中云公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絕遠諸州土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往時立法諸州以漕司

錢運塩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為州用以是州得粗給
而民無加賦其後或乃奪取其息之半則州不能盡
運而漕司又以歲額責其虛息則高價抑賣之弊生
而公私兩病矣公始至未及有為專務以訪求一道
之利病為事既得其所以然者則為奏以塩息什三
予諸郡又因兼攝漕臺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
分之一以為諸倉買塩之本一以為諸州運塩之費
奏請立法自今漕司復有多取諸州輒行抑賣悉以
違制議罪其敢以資燕飲供餽餉者仍坐贓論詔皆
從之云云

元盧琦字希韓至正二　年賜第至十一年任興泉鹽課分司海口有黠商以貨得參省勢震中外賫戶部令下四場鹽引自爲市琦曰是上虧國課下毒亭民吾腕可斷牒不可署竟堅臥不顧旋擢温州路平陽知州見惠安縣志

元楊維禎以進士任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公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公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

三才雜俎云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無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

臺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
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一員同知一員判官一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知事一員鹽倉大使一員益昌庫
大使一員濱樂分司所屬大使一員副使五員膠萊
分司所屬大使七員副使七員批驗所大使一員共
三十六員見本省通誌
建文元年二月九日改廣東鹽課司為都轉運鹽使
司二十一日改廣東鹽課提舉司為廣東都轉運鹽
使司海北鹽課提舉司為海北分司
六月二十四日革慶陽府靈州鹽課局

七月十四日革雲南黑鹽井課提舉司屬琅井鹽課司
五井鹽課司為師井山井鹽井三鹽課司
十一月丁丑改四川鹽課提舉司屬黑白鹽井隸會
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改寧番衛白鹽井二鹽井二
鹽課司隸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　改四川寧番衛
大鹽場鹽課司
十二月癸亥置長蘆運司兩淮運司廣東運司福建
運司各照磨所
二年五月壬午革兩淮小海鹽場課司入于草堰場
鹽課司革倉衛黑鹽井鹽課司一員

九月癸未革淮安分司　置東宮場鹽課司
三年四月丙寅革遼東堰鹽倉　甲戌復置慶陽府
靈州鹽課司大使一員
八月辛巳增置番衛仙泉鹽井新羅等三井黃市等
二井鹽課司各副使一人
九月乙卯革寧番衛瀘州納溪鹽倉　省冨寧等小
三井上流等九泉二鹽課司副使各一人
李賢古穰雜録鹽運使韓偉溫州人魁梧端重為御
史有聲後遷轉運於河東清操甚著多所建明創立
學宮得師儒擇其屬户子弟之秀者教之從登科第

人材遂與天性至孝以母無白在堂屢乞致仕不得終于任所仕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蔣誠字性存大庾人由進士正統十三年以御史巡鹽兩淮時灶丁乏食請留江南糧万石賑之正額外丁有餘力能輸鹽一引者給以石米以故歲額既充餘課亦積亭戶足而私販息焉

陳綱字從道長洲人則成孫也宣德乙卯以春秋舉鄉試第二人卒業太學正統己巳之變綱工中興八策由諸生擢監察御史景泰辛未出按兩淮鹽課風紀振肅糾察不避權貴悼有祖風時號練綱口

姚俊字公俊嘉興人由進士成化十二年巡兩淮鹽課見兩淮鹽法宦蹟志

侶鍾字大器鄆城人由進士成化七年巡按兩淮處置得宜鹽法清肅及官戶部尚書時戚里有奏乞兩淮長蘆風雨消折官鹽之數欲司以規利者公執稱無有會歲報冊至公同兆得罪遂身跳請於

薛泰字世隆陝咸寧人由進士成化十二年巡兩淮課風采凜然鹽法倫叙嘗修捍海堤人懷其德

揚澄字憲夫蜀射洪人由進士成化二十五年以直指按淮修范堤百二十餘里人因呼楊公堤

史簡字公儉洛陽人由進士弘治元年按淮崇疏免追補減勸借黜奸頑時開中均草蕩定科差鑄盤鈌修河塘八事

張禎字國興山東平度人由進士弘治二年按淮才識通敏籌慮精密釐整夙弊鹽法頓清崇鑄盤鈌扗影射築海防婚配貧灶至千餘口立就船額驗引鹽之法

弘治間相臺崔銑為張御史治路記云河東人曰河東之鹽行四方公私減利之運司東南二十里曰青石槽道狹而險如永巷然長七里徒者負者亦艱行自漕

之南如陝州中有曰張店曰茅津者凡六十里有土坡高二十丈溝深則半之兩崖對立而中隘正德八年秋張御史取河津稷山工百三十人芮城安邑夫六百人鑿石槽深一丈有奇濶倍深之一石槽平旅說之已又取平陸夫七百人治張店茅津弘隘刊峻既夷張店茅津　又平衢者劃其直貿者餘其力馬行可行車可並兩馳旅大說之又曰御史初詢于王運司宣平陸中知縣倫又詢于衆謀協而奉民故安均力明禁毋敢買逸民故皆因勢而治之不與險爭功故速成太史氏曰張御史者安陽張士隆字仲脩

汪鋐字曷資浙餘姚人由進士弘治六年按淮法曲

明肅

榮華字公實陝藍田人由進士弘治七年按淮時述課太多乃請覈劉餘鹽以補之商灶賴焉又請令行鹽地方以巡按御史兼理鹽法影射私販之獘遂息

鄧彰字礼方涿州人由進士弘治八年按淮爲政務持大體通下情嘗請閘正統以來消折鹽課三百餘萬鹽利大興

史載德字公著新鄭人由進士弘治十二年按淮經理有方百廢具舉如指引日印木桶指逃灶萬三千

口建涵池灶房四千餘區建立課書院及廣立諸場社學俾諸灶子弟咸知奮起一時風教為之丕興

劉澤字以成山西代州人由進士正德五年按淮疏鹽法五事曰處置未掣引鹽曰計處食鹽供應曰責任地方官司曰禁革鹽徒源流曰斟酌該年引目難

逆瑾亦服其清苦遷衛輝知府去

朱冠字仲膺河南固始人由進士正德六年按淮疏杜僥倖拘撥派正行鹽地方明違限引目四事尤切時宜者均榜派也至于專職掌則特疏之其曰事權歸一則所司不難于遵守蓋確論也嘗作誓亭于儀

真批驗所自為記以訓于委官議者謂其得釐弊之要云

鄭氣字浩然直隸靜海人由進士正德十五年按淮党踈嚴退引均守支禁罰取草奏討皆時務切要而分司任劉該墻于亭戶尤便為

張珩字佩玉山西石州人由進士嘉靖十二年按淮始以州縣官同司佐監掣二所宿弊盡釐正之羨課增至百二十万金戶部奏請旌賞又劾官豎王德于撓鹽法詔可其奏自是权倖無敢預鹽政者風采聿著歷官兵部侍郎

戴金字純夫漢陽人由進士嘉靖五年按淮條陳鹽法利弊無慮數十其最切要者凡十二焉曰通鹽法以資民用曰處逋課以便商灶曰處鹽價以立定規曰報清中以立限期曰節財用以厚國儲曰慎理財以重使任曰立分司以專職守曰慎考察以昭公道曰鑄鐵盤以資貧灶曰重灰刑以伸律意曰慎充軍以申舊例曰懲積弊以清贓罰並見 俞允行之江淮稱肅清云歷官兵部尚書

雷應龍字孟升雲南蒙化人由進士嘉靖六年按淮性峭直不喜側媚鹽政以飭司屬重教養為首務其

禁私販必先約束官軍之倚法為奸者及議擧劾贓又嚴詢慎重必求所以利于官不病于商者始行之蓋真竭心思以奉職者矣毀州縣淫祠無慮數百僧尼道流惑衆饕利者悉抵于罰士論稱快竟以勤勞卒于官

李佶字子建四川金堂人由進士嘉靖七年按淮先是雷侍御撤諸淫祠不當祀者會以疾卒未幾郡邑官復迎五司徒像于故廟中公從其政追維厥志乃碎五銅像補鑄两儒學祭器及榜五神不當祀之義以覺民俗真克稱一時良風憲哉

朱廷立字子礼湖廣通山人由進士嘉靖八年按淮志存經世多所建白嘗選諸衿之才者作鹽政志邀披載籍博摠群言古今鹺務頼以可考歷官礼部侍郎

徐九皐字遠卿姚江人由進士嘉靖十四年按淮首疏定鹽價収餘鹽二事商灶德焉政暇復維揚書院建仰宸樓于甘泉山館校庠士穎異者講學其中

吳悌字思誠江西金谿人由進士嘉靖十七年按淮首議革灶民雜差濬諸運道塞浙時潮変溺男婦乃疏留餘鹽銀五萬両發儲穀三萬七千餘石賑之之

又與運司鄭漳議創避潮墩于各團灶業賴以復焉

焦璉字子重涿洲人由進士嘉靖十九年按淮值潮變初平後乃繼吳侍御上陳災異乞賑卹招撫逃移及撈充民灶六百四十餘名娶灶婦二千三百餘口創塩課司十有一區築避潮墩二百二十餘座稱惠政焉

陳其學字宗孟蓬萊人由進士嘉靖二十七年按淮嘗疏滅餘沒禁私販商困遂紓是年夏苦雨行潦淨淖猶躬歷諸場詢察灶隱不少懈云

黃國用字良弼豐城人由舉人嘉靖三十一年按淮

奏開工本鹽每年三十五萬引以裕邊儲又議湖廣
江西河南行鹽地方專敕該道僉事直隸府州專敕
巡按御史兼管鹽法
徐爌字明宇太倉人由進士嘉靖四十一年按淮時
困徵加餘銀每歲百萬商灶並困公減四十萬兩疏
議凱切商灶感焉爲立德碑
馬文煒字仲韜山東安丘人由進士隆慶二年按淮
奏議分司官久任催督鹽課停止河鹽令內商分撥
邊商引目酌定引價今遵行之
史學詩字子興河南安陽人由進士隆慶三年按淮

議復大鹽罷官買餘鹽議處淮揚食鹽價直嚴革奸商串通吏書提單越掣之弊通查淮南淮北在堆引鹽吊取勘合榜派引目到院躬親查撿清截單次注銷榜簿預給堂票以絶換挿積獘至今遵之

王琢玉字文野山東莘縣人由進士萬曆元年按淮奏停存積十萬餘引議開上江國積小鹽曰戶部提解留買庫引銀五萬餘兩并未解銀共三十三萬餘兩商人苦之即議奏准每季搭解三萬兩補足前數官商甚便

許三省字思曾錢塘人由舉人萬曆二年按淮奏草

儀真駐劄通判省冗費請賑災灶及條陳五事皆實填格冊裁定食鹽禁革買補查絕倉鹽嚴定責成俱可遵行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由進士正德二年以僉都御史條陳鹽法五事曰禁越境以通商販行實惠以蘇灶困定勘合以一事體停開中以濟虛課準人情以行法令又以鹽引開中率多折色非所以令下也乃特上重邊餉以防大患疏識者謂其窮本達變為經國之遠圖云

李嗣字宗述廣東南海人由進士弘治元年以戶部

侍郎兼僉都御史首疏免追補以恤灶丁減勸借設蘇商困黜奸頑以免擾害三事允行之

藍章即墨人由進士正德十年以刑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疏禁提單定掣數黜商之越次生奸者禁不能行至今守之

尚書雍公太嘗巡鹽兩淮風厲廉隅一切以節省約束諸郡縣臨代檢羨課若千金封貯府庫適兩淮歲飢流移載道公即命所司糶穀行賑民歡呼更生在在尸祝是舉也信可爲醮使者之法見陸應陽樵史

許奇字文正貴州衛官籍嘉靖辛卯鄉舉授巨津知

縣巨津夷地故無署寄寓于滇寇撤交馳道路以次蕩平今鹽課無徵院議均攤于粮寄建白以為課主于井粮生于田齊民無業于井而使代鹽是甲病而乙之困也困大忤直指免官歸後以子貴封御史

說聽程某同知溫州領上官檄檢校鹽場稱庚數日莅無緒次方難其事有老翁来見曰欲献愚計請屏左右從之乃曰井字診言訖趨出追之已去沉思通夕始悟因畫地作井字令惟鹽九區高廣相等正稱其一而餘入者悉定不三日鹽無遺數上下聞之皆驚異

湯若士答揚日南鹺使云以氷雪之心行米鹽之地足矣來教云何

按劉晏輕重之法自陳少游加賦包信高祐與李錡皇甫鎛進羨之說壞之蓋庶王隨通商之利則又以趙贍在河北章惇舒亶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在江淮壞之若王安石任盧秉蔡京任魏伯芻則尤有甚爲者矣是生鹽之官又不可不于其人慎之也

會計

班固食貨志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煑字

續漢書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時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杜氏通典云屬道陵綿等州十塩井總九十所每年課塩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註云陵州塩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有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

圖經云唐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奏陵井塩賣水一日夜得四十五函半百姓貧利失業長安二

年停賣水依舊耗鹽先天二年加課利歲有三千六百二貫僞蜀時井塞宋乾德三年平蜀陵州通判賈璉重開舊井一晝夜汲水七十五函每函煎鹽四十斤日獲三千斤至雍熙元年春冬日收三千八百一十七斤秋夏日收三千四百四十七斤蓋水源之有長短也

朝野雜記仙井歲産鹽二百餘萬斤隸轉運司蒲江亞之隸總領所大寧監二百五十餘萬斤歲取其四分隸總領所淯井監四十餘萬斤歲取其贏五萬餘緡為軍食之用自祖宗以来民間自煑鹽歲輸課利

錢八十萬緡趙應祥變鹽法增至四百餘萬緡又遞絕之井許人增其額以承認鹽既益多遂不可售紹熙三年楊嗣勲總計撲閣助筒二千鹽由是頓易自後井戶稍紓而民間食鹽愈貴矣

太平興国初有司言昌州鹽歲收虛額十一萬八千五百餘斤及開寶中知州李佩率意掊斂以希課最于歲額外別役部民煮鹽民甚以為苦轉運司以聞

詔悉除之

夔府舊志昔大寧鹽井隸監淳熙甲辰部使者楊公輔更法歸之漕司監不復與熙寧中歲額四百餘萬

斤紹興中以二百四十萬斤爲額閏年加十萬斤爲
二百五十萬斤

宋知制誥沈括云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
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
四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
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顆鹽
解州鹽澤及晋絳潞澤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
東褒劍等處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
路食之又次崖鹽生于土崖之間階成鳳等州食之
唯陝西路有鹽有定課歲爲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

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萬餘緡唯末鹽歲自鈔三百萬供河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及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為率

斫北志天下鹽課歲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以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萬一千定在京飼馬之芻名鹽折草用河間鹽令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民至秋成各驗鹽數輸納之每鹽二斤草一束束重二斤歲用草八萬束折鹽四萬引

蘇黄門龍川略志云商賈人東南末鹽錢旧法属榷貨務以應副河北見錢鈔熙寧以來諸路苗役坊場寬剩錢旧正在本路封樁非上供數元祐初苗役既罷寬剩錢所在山積諸公擘畫計綱般入京師特置元豐庫收管以應副陝西糧草元豐大抵以此錢為根本其他蓋微末矣議者以謂左藏之外特置此庫與唐瓊林大盈何異後世啟人主侈心非良策也此庫時隷尚書予為右丞有三老吏稍諳事呼問之曰末鹽錢其源無窮然辦河北軍糧所餘無几矣所以應副陝西者賴苗役封樁錢耳此錢今雖尚多然十

年後昭運告謁奈陝西何二吏曰未嘗議及此請徐思之久乃告曰此錢用盡則無繼矣然陝西根草旧三司亦不能供盡恃內藏庫時有撥賜耳予曰我所聞正如此與微仲議之微仲愕然盡初不慮此也予曰內藏不撥賜久矣紬絹様綿至積久損爛出賣每疋二三百者由此故也若今不講後難復矣微仲以元豐蓄聚爲己功不樂予說後曰陝西闕之乞撥一百萬貫朝廷應副其半及宣仁山陵事起旧例內藏撥二万貫微仲曰不必請之內藏只元豐可以予尚雖然不若循例而義惜元豐不得已見從

淳熙初魏国公陳俊卿以覌文殿大斈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時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塩法公移書宰執曰福建塩法与淮浙不同盖淮浙之塩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食之者衆販之者多百貨可通故其利甚溥福建八州下四州瀕海已為出塩之鄉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狭人貧土無重貨非可以他路比也且四州每歲旧額當運塩千三百萬斤而实運僅及九百餘万盖寔塩之民有限其勢不可以復增也然漕司以此歲得三十餘万緡而四州二十餘縣供餘上下百費皆取於此二三

十年以來州縣稍无科擾百姓本各安便此則官自鬻塩本不為不利矣今欲改什鈔法比于他路且于額外更責以增鬻取贏而又陰奪州縣歲計以充其數此不可之大者也而或謂官塩不行由私販之不禁令若稍嚴必倍其利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福建民貧上四州尤甚性復強悍輕生喜亂農桑之外多利私販百十為群操持兵伏官不能禁託名鱼鋪量收稅錢而已貧民既有此路可以自給則不至輕于為非官司又得此錢亦足少助經費今欲改什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

貴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橫斂農民耗務既虧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滞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户今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欲望朝廷更下有司熟議或令建議之人以身任責必有以見其決然可行者然後行之則庶乎其不悞也當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

朱文公熹奏状浙東所管七州而必州瀕海既是産鹽地分而民間食鹽比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

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舡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又与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廩賞吏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

罰則不先創立鹽鋪抑勒民户妄作名色抑令就買
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農以資游
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之知然皆以國計所
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変通恐
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旧行產鹽
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于官近歲官鹽
雖不支給而民間日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
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寔而便欵乞聖慈特詔
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
本路地方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為沿海四州

塩法其餘州軍自依旧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朱晦菴集答陳漕論塩法書 李君癸未 云熹昨承垂示塩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為適今之宜莫便于此及詢諸鄰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閩之崇安之人則此其旧貫略有所省無不以為便者閩之建陽之人則云千金之產今日買塩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輸錢乃倍其旧 又須出錢買引塩食之計引塩至建溪上流凡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為利為害未可知也兩邑之數且只之别 然可見其實又不知他

邑何如爾然素窮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强弱均敷已寬下貧應役之民便省倍費又免種種弊僥皆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幸免而今例輸者横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自良法意美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舡之錢所以取以船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産輸錢之

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興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為鹽法蠹害之根本使臺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鹽賣合支產鹽重為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于今日所課之法猶將廢置以銷積弊況所以增官鹽之價而享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

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為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尚有之絕不繼停留綱運之時故引價至于一十三文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嘗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于埕戶搭于綱戶漏于步檐而散于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埕戶所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為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割剝使埕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為賤鬻以救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

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又增于舊矣謂加增作一錢五百萬斤而一斤止
責二十又六得三十萬又使埕戶吏無私鹽可賣官
貫恐不止此數乞蠲之
鹽益快何揮而久不為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
每斤十二文者將以給埕戶為循環本也今官收而
官給之在客人則為枉費在埕戶到無實利若使
埕戶容人自為貿易而官封之沼海逐縣專委令丞或簿尉到客
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省錢是以具舟
揖資往來埕戶售鹽一斤寔得四五文比之請于官
司名為二十文而經過官吏攪子之手什不得其三
者大相遠矣所以使州縣樁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

為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人經從便路興販則此錢固已在所謂兵行此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販自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罷之數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戶則使徑就埕戶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興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熹聞見思慮所及但議者見使司自王侍郎以來三四正閒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分數于三項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為久

遠之利使閩中之人相与稱向塩法之利于吾民自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虛辱既採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

朱文公集与漕司劄子云政和縣有小路数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兩三程可到故私塩每斤不過四五十文而官塩則必泝流運綱或半歲而後達脚費不貲故官塩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值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從来民間只要私塩而官塩自非科排雖銖兩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狼狽而州府漕司不

淂此縣財賦之八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衰乘始爲出賣落草私塩之術其寔乃自買私塩而分置數坊賣之以給歲計自此以來縣道捎吾（可支）而州府漕司亦獲其助但民間本自不願買喫官坊賣塩而不買者又有中舉追呼之擾故行之未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于是本縣一歲但起兩綱盡數折還州府版帳漕司增塩之屬本錢雖不易辦而官吏免淂冒法賣塩致訟民間免淂買喫官坊賣塩以致申舉追呼之擾比之衰宰之術尤爲穩便上下方以爲安而漕使者限右司政內有司偶失靠勘却將本司積下諸州縣增

塩用船裝載泝流般上政和勅令出賣每斤責認解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和官塩可賣則本縣必須自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以為循環之本如前不至為冒法行險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為遂綱撰本盡以遂州之拙謀矣正緣塩不可賣是以不得已而為此今乃不察而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塩至于移貴就賤倒置煩擾則又未論于民有無利害而善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縣遂復置坊出賣此塩然實計每斤只賣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塩在倉日久亦有

竟酒欠折之數乃用袁寀之餘謀陰許營坊人潛販私鹽以足其數後來趁賣不上雖已量減鹽價月額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惧譴責百姓須喫貴鹽而漕司一歲所得不过三四千貫而已于民有害于官無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採民言以献欲望台慈特下有司參酌考究特賜住罷百里幸甚

朱文公集荅詹帥書中云閩中八郡上四州不產鹽故舊以客鈔官般並行下四州產鹽故舊來只令百姓隨二稅納產鹽錢而受鹽于官以食近歲上州客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其官般者利病參半如前所

云其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以爲病也不知今廣西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斤爲錢幾何鈔鹽一斤爲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寔有不便如范君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忍也向見浙東七郡四郡瀕海而例食客鹽縣道急于办課力于捜捕細民冒法陷刑不勝其衆嘗欵爲討論申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恨之此亦恐可以補今法之不及也

金代榷貨之目有十曰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鐵而鹽爲稱首貞元初蔡松年爲戶部尚書始復鈔引法設

官庫置以造鈔引鈔合鹽司簿之符引会司縣批繳之數七年一釐革之

金史山東滄寶坻鹽斤三百爲袋〻二十有五爲大套或十或五爲小套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爲一席〻五爲套西京鹽以石計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必鈔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鬻

涌露滂錄有云欵講弭之〻術無他開餘鹽之利弛私鹽之禁而已開餘鹽之利或如御史李祐所議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如唐事霍韜所議每正鹽

一引帶餘鹽三引或令商人于緣邊報中或令商人于鹽場買補此則公私兩利商灶兩便私鹽不待禁而自無也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三引是國家額外獲二三倍之利而灶丁亦得收二三倍之息也此外再有遺餘當盡損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拘追是盡變私鹽為官鹽亦可盡變鹽徒為良民矣古今理鹽称最無如刘晏其言曰任其所之詳味四字誰与禁哉

崇禎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兵部侍郎張福臻一本為鹽法久失　祖制大累勞民謹陳目擊苦情仰懇

聖明勅部具覆以通商惠軍民事照得 國初每塩一引納粟二斗五升皆商人自墾边屯藝粟運納以待開市故邊方粟價稽如而屯政亦興之並修 太祖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率此道也不意弘治間户部尚書葉淇改銀四錢二分或見粟多而價賤不如折銀之利不知粟少則價貴賣 商剥逆之害也雖然淇原今運司招商開市納銀解部發邊此餉軍不得粟亦得銀于窮民原無与也乃職任隴右道時所過固原臨洮蘭州及甘肅五鎮則有大可嗟者某某鎮某某營該塩引銀若干非不掣然列也或問納

本色于粮廳以致倉収者准則家推户派即生負娶
婦不免也累數百家始完額數積數百全収來之高
閣尚未知真商為誰而解之物色始有出　總収以
去價僅半償者是塩商已坐得銀粮之半軍何嘗一
見商之面遷延　鎮更可嗟焉各營頭目執將官印
狀併撫院印批赴各舖兑貨給軍九成色銀青白布
舊衣服之類皆筭折焉各舖有執印批以取令取換
勘合雖視窮民若哽而剥軍甚矣毋訪宣大各派士
商五六十家夫士商亦窮民之稍優者皮去則毛存
一窮民耳惟察鎮塩銀尚係部數不失葉淇故步耳

嗟〻鹽銀之害若此誰爲達　九閽之聽入當事之
耳宜乎生財旨下而会議者反謂邊民有留図反謂
商人納粟數年前得引數年後也然前後且鹽回既
瘵軍穷日滋日靠京民二運觧運一遲脫巾主見豈
非淇爲之作俑乎職前閱奏边定経制見萬曆初年
京運四五萬者後加至一二十萬此計部出浮于入
之切癒非渠淺夭降與恭遇　皇上念〻祖宗〻
宜民職因敢擬定以聞若核舊册後　祖制以護吾
民利吾軍使商人不得恃三窟而　有足此望　皇
上之膺斷爲至積引之銷夾帶私鹽之禁該臣謝秉

議條晰已明該鹽臣奉行宜力職可無負職又憶撫
廵時官軍言二十年前倉廋充足城鋪露積米豆不
可勝食惟折色一段連年飢餓日甚可見　祖制之
尽善盡美而輕變此　之法不容誅也伏祈　皇上
勅部嚴查的確從頭具覆不獨為邊軍續命之膏亦
以為該省仰屋之嘆也
淮揚巡按御史高其既論從来鹽課有正額有額外
如新舊割沒雜項等銀則俻正課起觧如我沒加罰
公罪等銀則俻各餉起觧餘則為額觧助餉云〻
崇禎十一年二月內簡討楊士聰為欣逢召對薄揭

具陳一疏論鹽斤割沒一事不知起於何時臣父先
京參政詢各官維揚臣因詳問之蓋當事者狃目前
之利而忘無窮之害浸淫至于今日而弊已極矣其
名割沒者割其所餘之鹽而沒入于官每包以二三
十斤為額僅乃納官銀二錢耳其所夾帶多至二三
百斤每一掣鹽則金錢横行輕重無主其掣鹽之官
核參以往凡聲望甲科多辭不赴或有式然府佐謫
遷運屬皆厚資鑽營而得之至將掣之時惟恐積年
吏胥及請客山人朋相交易每一包除納銀二錢之
外出銀八分每掣鹽之官名為利堂又出銀四分與吏

青及清客山人名為使用所出僅銀三錢二分而三

三百斤之私鹽闌出之而莫之或詰間有自愛甲科

奉文季掣已無所沾濡而南京津要竿牘犇集本地

鄉紳請謁横至大率每包以銀六分為居間之例以

銀四分為使用之資所費更少于掣官之所自得而

二三百斤之私鹽又復闌出莫計每包以二三百斤

闌出則數百千萬之私鹽暗行于官鹽之中而莫之

或聽歲辦幾何而堪脫漏行鹽之鹽幾何而堪此壅

滯乎大利之所在鑽營勢所必至窟穴勢所必成而

人挾有厚費嘗恨無路可入官予之以割沒之名是

明許其帶夾矣奚憚而不為耶今宜以鹽引之輕重定銀課之多少其浮于引外者一一責令办納其隱匿至三四十斤罪無赦掣官則簡委科甲居官清慎者責令逐包秤兌而無差仍聽巡鹽御史間一抽驗其有脫漏至百餘斤者罪無赦其肆要御紳山人請客敢有妄行關說私行過送者體訪得實以重法繩之或戚或屬亦必罪無赦如是則每包所得鹽斤纖毫皆歸額課法無可影借則鑽營者詘勢無憑依則窟穴者窮又于掣清課溢者重加鼓属榮以顯擢如是則向來數百萬之私鹽皆变而成官鹽不必逐引加

派而利倍往矣乃若塩舟出日例有桅封皆以委官
給之小史以重賄謀之委每封一條博銀一兩若以
帰之　朝廷令納銀給封不復委官則塩舟數十每
歲可數千金是亦無損於商而利及于國者也敢因
劄從事並及之
崇禎癸未秋撫憲李邦華疏論豫章之境國小而險
人貧土瘠近者塩斤值銀五錢他物稱是翔貴
崇禎十六年十月内戶部尚書倪顯生節要議有漕
塩一款欲使諸商以米易塩積米于塩旬淮起運循
舊制四倉　逐節盤運北避長江數千里之險省費不

貨且往返不稽覺察不難而盜買旬絶又京鹽一款
欲于都城開鹽引十萬每引照遼例納價八錢以充
剩需仍行文兩浙鹽法衙門派行每綱引十引帶京
引一引若無京引綱引不許過閘橋収掣出示曉喻
赴部報名扎行太倉上納可得引課二十萬亦一策
也

十七年六月內揚州紳士本有云淮揚歲輸一百六
十餘萬之鹽課而田稅不與焉

黃道周鹽法議云考初制煎鹽竈戶以附近一産般
寔人充之免其雜泛差役分給鹵地以爲刮煎分給

山蕩以為薪蒸每一引鹽官給工本米一石又視米價低昂聽鈔錢兼支所以優給竈户者至厚其時招商課額既輕又無搭配之擾與守支之苦及改輸粟之法商人出粟收引於邊而支鹽于揚引到即交官吏不得留難勢要不許占中商人寔獲其利故樂于報中其後蠹弊日生灶户場蕩為總催者兼併又禁餘鹽不得私賣官抑其價而收之每餘鹽二百斤給米或麥止一石更有朘其米麥而徒征其餘鹽者於是灶户重困逃亡者比比及改運司納銀至于長蘆兩浙兼配搭支一商而三路守候且有年頭火耗查

盤閱額勘合并用費更不貲又分鹽額內二之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者也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用急缺許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于是奸商爭以此為捷徑而常股之鹽益壅至有祖孫相守而得支者又有夾帶之條即商人附引餘鹽而持勢進奉之徒亦以夾帶例割沒之歲上割沒課嘉靖末年多至百萬而此皆明奪之商人者也又有豪权勢竄遇開中作鹽之歲陰奪之鹺使者及撫臣預定其支放之鹽額在其處多回買當商人至則以其當賣之商人輸價守支數十年而不得者此輩

一旦坐而收其享利矣是皆商人之苦也